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東門之枌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車鄰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爲中而簧則

美在其中發而爲聲者也笙竽之爲物以匏爲匏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爲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笙簫爲堂下之樂則鼓
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
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
足以爲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爲樂國人莫不哀
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乎

坎其擊缶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華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illegible]
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illegible]
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鄧以檿
鼓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
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
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爲趙王擊缶亦因是已
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
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冬夏而爲之擊鼓於[illegible]之
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嚐音而不知反者[illegible]值
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者

也其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自始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國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鼓遭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爲一下爲二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illegible]無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亦特[illegible]平外以業耕而婆娑於枌栩之[illegible]女[illegible]內以業織而婆娑於日中之方[illegible]其久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鼓蕩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娑舞也詩言婆娑則舞而已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焉也而與蠱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爲體離以麗爲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

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寋由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爲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嬉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首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爲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樂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須斯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主之禮文王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見於文王之世禮之閑而已與賓之初蹤所謂其溫[illegible]其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有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已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illegible]於四方不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詩以敘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亦[illegible]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詩劄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薇　出車

杕杜　彤弓　青青者莪

常棣

文子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兄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瑟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天之

藩民如墳如篪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于

弟必自刑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

君之所為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宜

序之與凫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關雎先琴後瑟者以

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已瑟及琴車舝言琴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爾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爲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歌而歌之以鞮鞻氏侲

[illegible]之燕樂久設縣小臣何瑟而鼓工升卒歌笙入立奏下管新宮吉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固無不備

舉矣觀文王燕君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奏黃琴瑟燕朋友故舊於伐木其樂不過坎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蹲且有戔兄弟無遠而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杕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之患北伐玁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故歌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賤之心也與荀卿所謂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
出車以勞率歌杕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
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
震所以遣之也歸乎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發
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遣之勞之禮也必歌
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朝
醻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
又行獻醻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
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鎛師凡饗祀鼓其
金奏之樂與肅器帥其屬而設筍簴饗食亦如之由是
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實主百拜而酒三行
其樂未嘗不令奏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鎛師饗
射其笙鐘之意也鐘師饗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
鐘鼓為主也觀文王之燕群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
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
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
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
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廱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法
焉蓋辟之以禮廱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校之
教也成王有改辟廱之名無變辟廱之實其長育人材

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覽君子樂且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爲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廱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廱之實也以中爲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宮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爲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曷嘗不一本禮樂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爲始以成於樂爲終是足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第六十五終

樂書卷第六十六

詩訓義

小雅

鼓鐘　楚茨

何人斯

何人斯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壎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蔟夾鍾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篪之爲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尺要皆有趣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八分而橫次之篪爲不齊者也爾

雅曰大塤謂之嘂六孔或嗚而喧
譁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
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
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板詩曰天
之牖民如壎如篪是壎篪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
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觀周官小師教塤瞽矇播之
笙師兼篪而教之詳於塤略於篪者以塤主倡始不
得不詳篪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
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
歡 篪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真餘耳
之光初蕭朱之際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
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田是觀之豈詩
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塤蘇公作篪是

不知塤篪之作其來尚矣壎又作埙篪又作
金方而土負水平而火銳一從一橫火也其出為
水而已一從負則一之形也籥本起黃鍾之籥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篪或作篪者與籥不相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

周官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
晉平公鼓鐘杜蕢聞鐘聲曰安在爾雅六徒鼓鐘謂
之脩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為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
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持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鼓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
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
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冥豫成有渝
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
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
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震音竹其發爲
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鼓[illegible]笙磬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illegible]磬應笙之磬而笙亦
應之也鐘與笙同一陰一陽[illegible]鼓應笙之鐘而笙
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
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
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
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
失節者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
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
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
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方
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
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

備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琴
鼓瑟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
謂禮之用和爲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
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
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湎慢易
之惡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
可已哉

禮樂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一不止無一一不行故主一戒與盈者

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
備是禮主其減而以進爲文也豈卑者舉之罄者與
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爲文
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
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
以祓夏鰲夏九叙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
鼓欲其既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
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時君子
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哉孔懷矣
式禮莫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苾苾孝祀孝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祖位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俎序賓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第六 六終

樂書卷第六十七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舝 賓之初筵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

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俎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入奏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樂也湛露彤弓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亦此意也古之作樂奏黃鐘者必歌大呂舞雲門奏太蔟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具舉豈特鐘鼓管弦

南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籍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焉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

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祖
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
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
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
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詩樂之作介彼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則蜡以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
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舝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御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
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illegible]樂也以六轡御四
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舝以如琴
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
大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
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為然周官大司樂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盖
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
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
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諭衆
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

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鼎奏鼓
有鐘鼓大夫士畢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
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其南陳建
鼓在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其南鼓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鐘
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以至瑟歌鹿鳴三終
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
貍首卒奏陔驁是詩所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
彤弓言鐘鼓既設為鄉飲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
為大射擇士故也

詩卷第六十七終

皆曲以曲而會之故貫之詩之檜楗之為木松葉柏
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楗而文
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
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為大夫
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
妙之而為道顯之而為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
孰知其為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
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　積仁故也由是觀之
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
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
為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為陰而鐘所以聚陰聲
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將將成王然後簫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首鼓聲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言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

王[illegible]而已哉苟如曰鐘鼓以道志於論鼓[illegible]之大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黃

[illegible]鐘也而大者謂之鏞於論貫鼓其義見於作大事[illegible]於論鐘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惠德以及鳥獸昆蟲而於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者舉其大而已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廱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故樂

吾成己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充之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之至於盡物之性道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成出師資之以爲謀及奠獻馘歸之以爲功樂吾允武之道也文王之道見於雝雝在宮者不以善服人而以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惰之氣而無斁樂道之効至於如此豈特樂論辯而已哉文王立辟廱於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皇皇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爲哉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語其道則未也鐘鼓言於論辯廱言於樂必兩言之者所以歎美之有言之不盡之意故也

樂書卷第八十八終

有卷阿矢民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爲則此三事之所自成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爲綱此六府之所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爲哉作樂以歌其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叙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已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矣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第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七十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奏象舞也

言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積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簡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群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禋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誤矣

執競

鼓喤喤磬筦將將

言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其詩曰衍我烈祖繼之以鞉鼓淵淵嘒管聲周之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喤喤磬筦將將三代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歟也嘒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也

鼓喤喤磬筦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而充實也

已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掌擊笙磬由是之筦雖不一而應磬之筦則笙之筦而已磬筦將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喤喤爲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爲幽王之刺者以幽王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敝以刺之周頌作筦者蓋伺未爲司探本爲官管於禮器爲末管於樂器爲本故也自探樂器之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筦其實也爾雅曰鍠鍠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器言之其爲樂之美一也

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無事之備也故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以作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德豈徒爲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以合乎祖之所敢也

有瞽有虞作周之庭

也南齊鄭義表更以翟爲笛謂管能以髦翣飾以羽漢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毛羽以象之耳蓋謂羌笛邪其說是也

令太樂以雉羽揩疊爲之而髹畫其柄豈亦近古制歟

春秋公羊傳魯隱公六年考仲子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泥於漸卦其羽可用爲儀之說不知礼有夏籥之文詩有秉翟之義也

鷺

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蓋舊
羽舞者所執鷺翿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鷺羽又值其
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者也宛丘刺之豈不宜哉
聖朝太樂文舞不以翟羽而以鷺羽之舞素而無文特
陳國之淫樂非先王雅舞也易而復古此其時乎

羽翿　纛　羽葆幢

君子陽陽曰左執翿宛丘詩曰值其鷺翿爾雅曰翿纛
也邪璞以爲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
持者也
聖朝太樂所用高七尺千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
畫升龍爲二工執之分立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
遺制也

旌

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蓋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也大射禮衆旌以宮偃旗以商亦其類歟然武樂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

聖朝太樂所用注旄三重高纛等二工分立左右以引武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節

周官瞽矇之職[illegible]人下瞽百有二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有瞽[illegible]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虡崇牙植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斯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之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業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業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植羽也設樂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而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詩言虡業而不及管言維樅以爲崇牙而不及植羽爲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虡而後業是詩先業而後虡者虡於業爲大業於虡爲小文王之樂大矣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第七十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蓋鼓小鼓之朄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而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鞞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大射有朔鼙應鼙是詩有應田縣鼓北儒以田爲朄則朔鼙朄鼓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鞞右應以爲衆樂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誤業然後設虡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爲大報非也

鞉磬柷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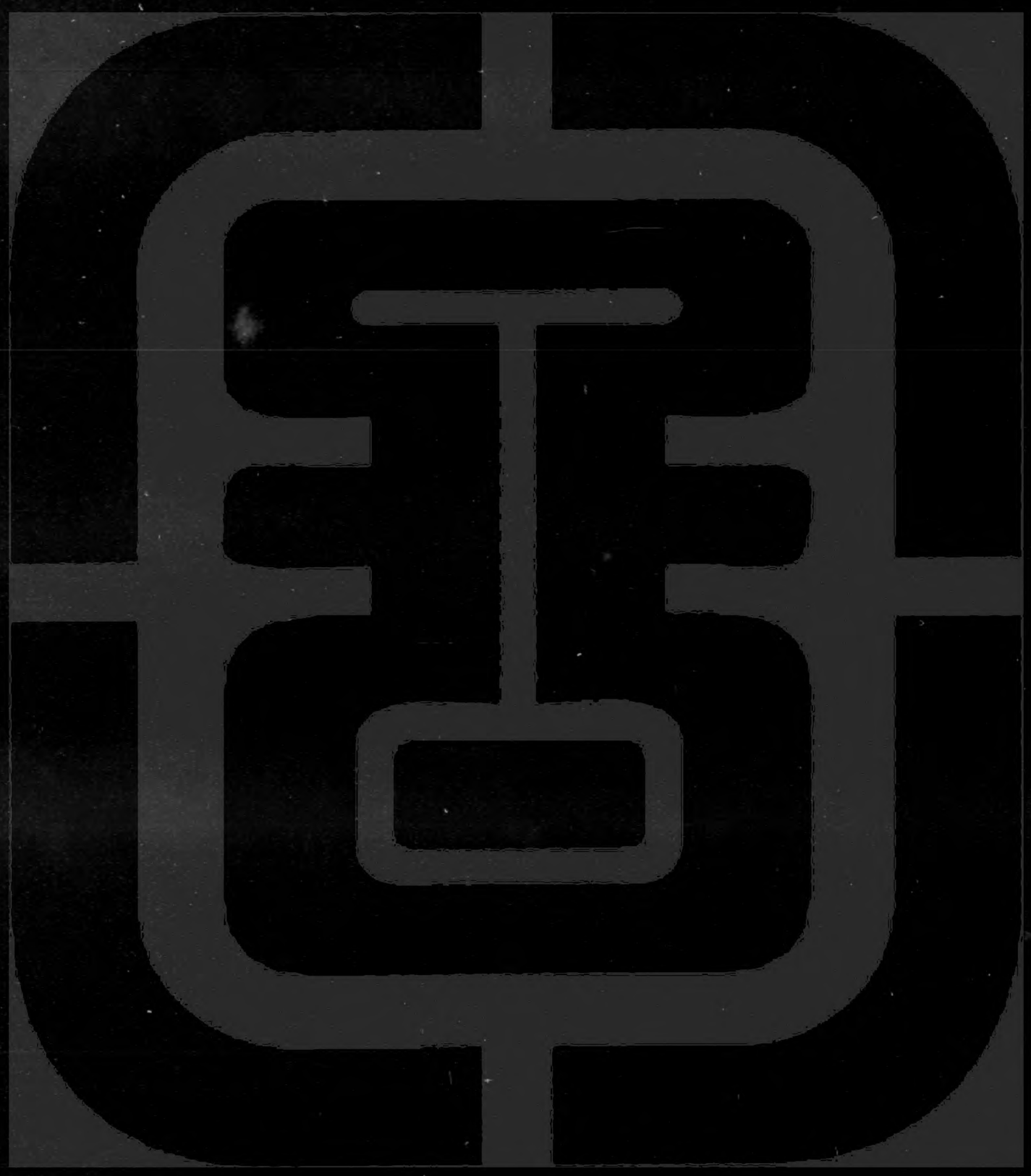
爾雅大鼗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馨以其聲清而高故也柷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圉於衆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失已也有樂過之義焉柷以今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之於早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竅者槩之於後也傳曰柷敔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鞉所以兆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柷圉而已書曰鳳凰擊禮曰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揭荀子曰鞉柷拊控揭似萬物則柷圉以控揭爲體控揭以揩擊爲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鞉柷控揭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圉控揭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控離而二之亦誤矣鞉又作鼗者鞉兆在右右之也鼗兆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敔者以其樂而止之故爲敔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爲圉其實一也周官鞉鼓掌凡樂事播兆鼓擊頌鼗鞉磬小師掌教鼓鼗柷敔

塤簫管鼓書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柷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鼗磬柷圉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音應故也小者謂之笙以其聲小而深也其謂之筊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簫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篪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篪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是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者見樂之所以為備而與

[illegible]聲同意易於既濟言亨小詩於禹物牛盛[illegible]之微言微物以同其盛多言亨小以見其既[illegible]樂器其為備樂可知矣古之作系一音不備不[illegible]以為備樂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illegible]之也以宣之而以贊之其本以節之然後為備奏[illegible]也柷圉木音也簫管竹音也[illegible]之不言匏音笙竽有焉記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則匏亦以簫管見之也八音以土為主故度書樂記之論八音皆不言土春秋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土言七音則瓦舉矣記曰干戚而舞非備樂也此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不然詩人何以謂之備奏備舉邪

記言已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所謂文
采也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奏
於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記
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苟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
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次非論備樂
故止言具奏而已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
雝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天陽而不散陰而不
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寬
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
乎祖人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喤喤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
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
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
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況可用
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
我客於止其於求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憂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
韶九成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焉則取諸物而已
特人為筍虡取麋鹿之聲大而宏者以為鐘虡取羽毛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聲蓋故擊其所縣皆由其虡
鳴至於取蹟蜀以爲荀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猶其匪
色心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弥者豈非其聲在樂
某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聲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虡而已
學記之言鐘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蓋取諸此